

# 黃金榮上海灘傳奇 (下)

## ● 今稀老人

### 與妻此離迎娶女伶

一九二一年秋，冒出一對張姓夫婦找

露蘭春認親生女的事，此時，適逢黃金榮的兒子黃鈞培婚後不久病逝，未能留下後裔，年高五十四歲的黃金榮，藉無子嗣為名，強迫張姓夫婦把露蘭春嫁給他，年華二十五的露蘭春，從此成了黃夫人，他的原配葉桂生自知相貌平庸，年華老大，甘願讓位，以五萬大洋的代價離了婚，瀟灑的搬出了黃公館。

五萬大洋對黃金榮來說，可說是九牛之一毫，然而葉桂生另有打算，原來她早已投資杜月笙的三鑫公司，三鑫公司的生意是一本萬利的鴉片煙，她有這個靠山，毅然好聚好散，壯士斷腕，索取少量金錢保住了自己的尊嚴，果斷的決定，博得杜

月笙的敬佩。這時的杜月笙也由一名水果行的小夥計，躋身上海三大亨之一，擁有四十六家水果行。

露蘭春嫁作黃太太，她是心不甘、情不願，滿腹怨恨，有錢有勢的黃金榮可以佔有她的身體，但佔不了她的心。憑著青春美貌，她常常借題發揮，故意刁難，把黃金榮弄得七葷八素。年過半百的黃金榮為了取悅嬌妻，百般奉承，低聲下氣，以致豪侈氣派的黃公館經常罩著低氣壓。他被露蘭春弄得筋疲力竭，在好友的建議下，他給露蘭春找了個徒弟，就是後來的余派鬚生泰斗孟小冬。

### 嬌妻閨怨紅杏出牆

身為名伶的露蘭春，當了黃太太，仍不免要登台過過癮，有一年，譚鑫培在共

舞台掛牌，演一齣由謀財害命而改編的「閻瑞生與王蓮英」，露蘭春飾王蓮英，上演時，有位富家公子薛恆（炎生）偶來聽戲，發現露蘭春玩藝兒確實不賴，從此成了「露迷」，每晚包下前排的位子，邀三朋四友共同欣賞，日子一久，英俊瀟灑的薛恆與露蘭春不免台上台下，眉來眼去。後來，漸漸熟稔，相約吃飯、說戲，日子一久，這對容貌相當的青年男女，終於突破最後防線，走上男歡女愛的局面。

紅杏出牆的露蘭春和情人薛恆打得火熱，經常出雙入對，未把黃金榮看在眼裡，原因是露蘭春握有黃金榮的一切財物，包括其中一只藏有他任探長期中辦案的秘密文件，對於金銀珠寶、黃金美鈔，他可以完全無動於衷，惟獨這只藏有密件的皮箱，使他不敢輕舉妄動。因為其中的秘密

如果公開，將會毀掉許多檯面上的人物，他擔不起這個責任。而這只皮箱偏偏在他北赴山東辦案時，被露蘭春偷偷的藏起，他明知是露蘭春搗鬼，而她卻不承認，黃金榮無可奈何。露蘭春有此護身符，毫無忌憚，公然把情人帶回鈞培里黃公館，就在黃金榮臥房豪華的臥床上雲雨巫山。師娘如此行徑，看在黃金榮徒弟的眼裡，憤憤難平，就趁兩人在黃家幽會時，綁架了薛恆，原本要送薛恆上西天，但薛家在上海是大財主，加之，黃金榮也丟不起老婆偷人的臉，於是下令放了薛恆。死裡逃生的薛恆與露蘭春仍是難分難解，露蘭春更無時無刻不在設法擺脫黃金榮，幾經波折，最後在名律師也是露女乾爹馮榕腳的影響下，由黃金榮主動簽字離婚，露蘭春歸還了那只皮箱，與薛恆結成夫妻。

### 偵破宋教仁遇刺案

黃金榮的華人探長，由清末一直做到一九二七年退休為止，在華洋雜處、五花八門的黃浦灘，他經手辦過的疑難雜案，成千上萬，其精彩處可媲美福爾摩斯探案，但他平生最引以為榮的是偵破宋教仁遇刺案。早年，革命黨人在上海活動，即以

法租界為大本營，黃金榮同情革命，明裡暗裡，屢予協助。宋教仁是當時活躍上海的革命黨人之一。由於南北議和成功，宋教仁於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晚十點多，到上海北火車站準備搭乘火車北上天津，出席國會，一名身穿黑色軍衣，身材矮小的槍手，埋伏附近向宋教仁開了一槍，擊中腹部，接著連開兩槍，嚇阻群眾，然後沒入人群逃去。宋教仁身受重傷，救治十天無效去世。革命黨人群憤慨，四出查訪兇手。法租界巡捕房的黃金榮也指使手下明查暗訪，十月二十三日深夜，英租界巡捕房以電話告知法租界巡捕房，說湖北路迎春坊妓女李桂玉家中抓到一個名叫應桂馨的人，可能與宋教仁案有關，要他們到應家突檢，黃金榮聽到報告，立即帶了五、六個人，直闖應家，正在跨越應家門檻時，一個矮小的身影，竄向屋外，跳上牆頭逃走，黃金榮一個箭步追上，把他撲倒在地，兩人互打，黃金榮左腕受傷，劇痛難忍，仍狠命拖住逃犯，隨後他的助手趕來制服，此人就是槍擊宋教仁的兇手武士英。

黃金榮連夜審訊武士英，武供稱是有

彈，要他依照片認人行刺。供述得直截了當。黃又問武受誰指使，武直答是應桂馨，應是上海的一名混混，黃金榮認得他，當晚會同英捕，逮捕了應桂馨。此時，陳英士的親信，上海電報局長吳佩瑛詳查宋教仁被刺前後的電報來往，發現北洋政府國務總理趙秉鈞的秘書洪述祖與應桂馨迭有秘密電報來往，且多隱語，經調查係袁世凱透過趙秉鈞與洪述祖指使應桂馨秘密行刺，陰謀洩露，中外震驚。袁世凱內心著慌，為掩飾其卑劣的罪行，編造謊言，指應桂馨是陳英士舊部，武士英是黃興的人，誣指陳英士是行刺的指使人。

為理清宋教仁被刺真相，黃金榮把應家男女家人共二十六人關進監牢，開審後，應桂馨口口呼冤，並自稱為國民黨員，對同志宋教仁被刺深感悲痛，並聘請七、八位華洋律師為他辯護，情勢一度對應桂馨有利。但最後一次審判時，黃金榮公開在應宅搜得的證物，其中有趙秉鈞與洪述祖往來的密電及洪述祖指使行刺的電報和信件，證據確鑿。洋律師也無可再辯。四月二十五日開審前夕，主兇武士英突吞硫磺火柴自殺而死，事後查證是被人強迫灌下。趙秉鈞在輿論攻擊下，辭職謝罪。此

時，另一主兇應桂馨借題發揮，誣指陳英士指使毒殺武士英，殺人滅口。五月二十八日孫中山先生由日回國，發動二次革命

，護法討袁，與袁世凱兵戎相見。七月二十五日，應桂馨買通獄卒逃獄，先到青島，再到北京，兩度公開發表通電，以袁世凱的功臣自居，要求袁大總統平反他的冤獄。又幾度請見，均碰了壁，乃寫信要求履踐「毀宋酬勳」的諾言，促給大洋五十萬元。幾天之後，當應桂馨自己意識到處境危險，乘火車離開北京時，被袁世凱的爪牙刺殺於頭等車廂。一九一九年四月五日，洪述祖被磔死，全案結束，留下黃金榮巡捕生涯最榮耀的一頁，日後，黃金榮曾由孫子黃起予陪同，數度前往宋教仁墓前致祭。

宋教仁案使五十歲的黃金榮再獲法巡捕房獎賞，升他為法捕房的督察長，地位僅次於法國總監。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法方以黃金榮維持法租界秩序有功，聘他為租界公董局顧問，領少將銜，法租界所有的華籍探目、巡捕，均由他提名升補。民國成立後，黎元洪任大總統，黃金榮提供豪宅作為大總統行館，又派一批人保護。國民政府派任的淞滬警察廳長徐國梁

，一上任就和他結拜為兄弟。初成形的中共組織，也在法租界活動，黃金榮亦儘量給予方便。

一九二二年前後，上海是皖系軍閥盧永祥的範圍，上海淞滬護軍使何豐林是盧的部下，盧的兒子盧筱嘉青春正盛，到共舞台看了幾次露蘭春的戲，見其色藝俱佳，仗著老子的勢力，強要露蘭春出來見見，黃金榮不明底蘊未允，盧公子便借題發揮，於演出途中鬧場，被黃的保鏢狠狠的揍了一頓，驚動了盧永祥，指使何豐林，把黃金榮抓來扣押，幸賴其下堂妻葉桂生顧念舊情，央求何豐林的母親說情，加以黃金榮貴為法捕房督察長，不好過分，才將他放了出來，但在監裡還是挨了一頓打，這是黃金榮第一次丟人現眼。

### 入清幫拜師張仁奎

一九二二年春，清幫師父張仁奎到達上海，張嘯林親自到北站迎接。這張仁奎原為蘇軍第七十六旅旅長兼通海鎮守使，山東人，鹽販出身，是清幫大字輩人物。此時的清幫已傳至大、通、悟、學四輩，大字輩人已很少，幫位極高，黃金榮很想結交。其實，他早已在上海灘自命為清幫

，廣收門徒，但別人說他沒有輩分，是假清幫，也有人不買他的帳。此次貨真價實的清幫師父到了，他一定要設法結交，於是他透過張嘯林，邀上杜月笙，撿了個黃道吉日，拜張仁奎為師，成了通字輩。而張嘯林及杜月笙則尊稱黃金榮為大哥，都屬通字輩，從此成了名正言順的清幫。不久，羈身上海的蔣中正（介石），也在虞洽卿的介紹下結識了黃金榮，並在黃的資助下，南下廣東，協助孫中山平定陳炯明之變，變成革命軍的後起之秀。一九二七年春，革命軍北伐，上海光復，昔年困守

上海的蔣中正，已是北伐軍總司令，權位甚重，黃金榮當然充分支持，清除共產黨期間，黃金榮給予多方協助，對中共施予重創。不過，他對中共人物並未趕盡殺絕，仍留了一手，為他在中共佔據大陸後存下一線生機。

一九二七年農曆十一月初一，做六十大壽的黃金榮最為風光，蔣中正以正式的委任狀任命他為國民政府行政院參議，軍事委員會少將顧問，他把委任狀用木框裝裱得極為雅致，高懸在壽堂上。另外法國東南亞全權大臣安南總督頒授他金質、銀質和寶星勳章三枚，北洋陸軍部頒給他二

等獎章一枚，他統統擺了出來，端坐在太師椅上，接受徒子徒孫的朝拜。但在風光的背後，他亦不無遺憾，那就是依照洋規矩，年過六十，就要退休，法捕房已對他下達了逐客令，要他交出督察長職位，退休享福。正式退休的那一天，法籍總監喬辦士問他誰可以接他的位置，他推舉了金九齡及程子卿，這兩人都是一手提拔出來，只要其中一人頂上去，他仍是法捕房的「太上皇」。

然而二個月後，當黃金榮赴蘇州閒遊的時候，突然傳來消息，他空出的督察長一職由沈德福接充，沈不是他的心腹，使他很不高興，但他不動聲色，在由蘇州警方帶來參觀蘇州監房時，他發現太湖大盜綽號水上飛的胡老七正被關押著，他運用影響力，把水上飛放出，收為自己的門徒，帶回上海，做了幾件大案，其中一案為法籍巡捕總監家中被偷了一隻名貴的波斯貓和三克拉以上的鑽戒幾只。另一案為自沈德福家中偷出一些印度進口的上等鴉片煙土，案子發生後，沈德福久久查不出頭緒，法捕房只好回頭請教辦案如神的黃金榮。

黃金榮上海灘傳奇(下)

一個星期六的晚上，金九齡帶著一批

人，在一家大旅館裡抓了宿娼聚賭的一名花花大少，此大少不是別人，是虞洽卿的表親，由大少拿出三根金條才放了人。事後，虞洽卿一狀告到喬辦士那裡，沈德福縱容部下敲詐，狠狠被申斥了一頓。而竊案卻茫無頭緒，尤其是失竊的波斯貓，是喬辦士的心肝寶貝，老喬急得不得了，親自登門拜訪黃金榮，好話說盡，他才點頭協助。過了不久，果然抓到了竊賊，這賊不是別人，就是水上飛，訊問時水上飛一口咬定是想弄錢花用，看上喬總監的財富才下手。另外還供稱也偷了沈督察長家中的上等煙土，喬辦士一聽氣得七竅生煙，立即撤了沈德福的督察長職位，由金九齡代理，並禮聘黃金榮為法捕房督察顧問，他順理成章的再度掌握了法捕房。

### 設圈套謀奪大世界

上海灘另有個閩人黃楚九，集資九十萬元，在西藏路及愛多亞路口蓋了一座大型遊樂場，取名「大世界」，喻比世界還大。「大世界」不是座單純的遊樂場，其中各類營業應有盡有，吃的、玩的、戲院、賭場無不齊備，還有一個股票交易所，除股票買賣兼營錢莊，賭贏的要存入戶頭

，賭輸的要借錢周轉，開張以後，生意鼎盛，財源滾滾，看得黃金榮口水直流，一心想把「大世界」弄到手。於是他暗中佈置，散布交易所不穩的消息，引起散戶擠兌，第一次危機由黃楚九化解，接著第二次、第三次危機，由黃金榮買通一家小報，報導黃楚九病重，財務困難，再次引起擠兌，黃楚九求助於黃金榮，由黃出面代墊五十萬元，但黃楚九已是債務纏身，經理室經常有討債人出入，黃楚九沒法子，只好把「大世界」盤給黃金榮，價款是五十萬元。有了「大世界」，黃金榮終於成了上海獨一無二的娛樂界大亨。

此時的黃金榮擁有五座戲院和遊樂場，三座大浴室，五、六個大賭場和源成里、鈞培里數十幢房產，蘇州唯亭鄉下還有千餘畝良田，確係一代巨富。就在取得「大世界」的第二年，黃金榮想到葬在上海西南郊曹河涇地區的父母墳墓，尚是荒煙蔓草，清明掃墓，觸動他的心思，遂斥資在曹河涇地區建造了一座大花園，佔地五十餘畝，自一九三一年開工，直到一九三五年才完工，園內亭閣水榭，花木掩映，取名黃家花園。落成後，中間廳堂懸有黎元洪、徐世昌、曹錕及蔣中正贈送的匾額

，使黃家花園彩上加彩。

### 拒當漢奸暗作特工

然而兩年後，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大事，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淞滬戰役，與戍守的國軍打了一場血戰，國軍撤守後，上海成了日本人的勢力範圍，日軍派海軍武官佐藤少將請黃金榮做維持會會長。這位草莽人物平日受「精忠說岳」及京戲忠孝節義的影響，深知維持會長就是賣國的漢奸，他藉口年老多病，並裝出一副病容，多次拒絕了日本人的邀請。一九三九年夏天，汪精衛漢奸政權成立，汪與黃金榮早就相識，汪發函宴請黃金榮，這一招使他非常頭痛，他不能得罪汪精衛，只好硬著頭皮赴宴，席上日本人佐藤又請他當顧問，協助上海治安，他不便當面拒絕，但也沒有答應，佐藤仍不死心，表示仍要登門拜訪。此時上海大亨張嘯林及杜月笙已避居香港，黃金榮是他們唯一能用的「王牌」。三天後，黃金榮終於和日本人達成協議：一、黃盡力支持汪偽政府，派人至汪偽漢奸政府服務，汪偽政權和平軍中有幾個總司令、軍長，俱是他的徒弟。二、銷售煙土，為日本

侵略軍籌軍費。不過，對這些協議，他另有打算，就是自己不出面，利用門徒和別人做事，而他則從中坐享厚利。然而，陷入日人手中的上海，愛國青年非常活躍，動輒槍殺漢奸。例如原已出走的張嘯林於一九三九年底回到上海，應日本人要求組成「新亞和平促進會」，替日本服務，一九四〇年八月十四日張嘯林被刺身亡，此事使黃金榮膽顫心驚，一連三天不敢入睡，三天後，他終於想出一條妙計，派秘書龔天健給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送去一封密函，表示願在上海為國軍做地下工作，接濟軍火、糧食及藥品，獲得允諾。顧祝同派人和他取得了聯繫，黃金榮成了地下特工。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日寇投降，黃金榮以上海紳耆及地下工作功臣的身分，受到中央政府表彰，蔣中正委員長並親自接見嘉勉，使他身價陡漲，榮耀萬分，他以前組織的「恆社」重新活躍，社員迅速增加，聲勢浩大。他又把因抗戰而停頓的「忠信社」恢復起來，頂著「抗日志士」的榮銜，黃金榮和黨國要員如孔祥熙、宋子文、蔣經國等時有往還。他更藉機大肆擴充實力，成立了「振社」、「榮社」

，使清幫勢力大幅膨脹。

一九四九年四月，剿共戰爭失利，中共大軍越過長江，進駐上海，年過八十的黃金榮對再次改朝換代，心裡七上八下，但決定不再出走。中共的「人民政府」成立後，他捐贈了一些經費，給中共，協助建立政府。中共允其「大世界」、「共舞台」、「大舞台」繼續營業，但要他主動向上海軍委會坦白交代罪狀，他托人寫了一份「自白書」，細訴自己一生的「罪惡」。一九五三年六月，八十六歲的黃金榮偶發熱病，沒幾天即告病亡，結束了傳奇的一生。

## 編輯報告

編者

△「青山綠水憶雙溪——兼懷大教育家張其昀（下）」因作家程國強教授出訪加拿大，稿件未及校訂，延至下期刊出，敬請讀者見諒。